



书趣文丛

第6辑②

必要的角度

黄灿然

我是一个很主观的人，
写文章使我逐渐剔除主观情绪，

使我把自己磨炼成一位
对自己还算清醒的诗人。

辽宁教育出版社

I267.1
79

必要的角度

黄灿然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必要的角度/黄灿然著. -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0
(书趣文丛·第6辑·下)
ISBN 7-5382-6062-5

I. 必… II. 黄…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45131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230千字 印张:11 $\frac{3}{4}$ 插页:2

印数:1—3 000册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王之江 李忠孝

责任校对:李守勤

封面设计:张红

版式设计:华德

定价:20.00元

● 《书趣文丛》第六辑 · 序 ●

《书趣文丛》这一辑，是想编入一些海外学人的佳作。这方面，原应是名作如林，大可挑选，只是我们见闻有限，经营有年，第一批只编成五种。当然也有别的原因，例如不少作品，或找不到原作者和原出版者，或原出版人不愿转让版权，或因海内外言说处境不同而不得不割爱，如此等等。近年来，海内外虽然交通极便，贸易大盛，两者堪称史无前例，而文化交往却往往拘泥旧范，不易顺畅进行。此中原因不少，也不去多说了。

选书时，颇注意作品的意趣境界和可读性。这中间，自然还有一个老习惯在指使我们：重表达形式甚于内容观点。也就是说，喜欢文章写得意境高，文笔好，可读性强，而不大多去考虑观点如何。年来海外新秀颇多力作，倡言新说新潮，我们极为钦佩，只是写法奇特，内地暂时难有较多读者，不得不勉为割爱。或问：“重形式甚于内容”后，将置内容观点于何地？当然，“内容观点”必有一“底线”在焉。这是违背不得的，不然，我辈就没有了讨生活的本钱。但是，在这“底线”之上，宁愿多考虑表达形式。原因无他，外行（hang）与行（xing）商而已。因是学术上的外行，所以对观点十分宽容，决不强人就己，事实上，也没有不宽容的本钱；因属行商，时时处处要考虑读者的接收，无非让书的销路好一点。方今学者编丛书的日多，他们大多是积学之士，对文章观点之取舍自有确切标准”，相比之下，我辈自然只能走上藏拙一途，在形式上多做文章。这“形式”，就这套丛书言，九九归原，还是第一辑出书时交代过的，一个“趣”字。虽然为这一

“趣”字，学者们又另有说头，我们且只将功夫放在自己所理解的“寻趣”之上，不细推敲了。

希望很快有另外的五本问世。如是，六十本的《书趣文丛》算是功德圆满。“趣”不“趣”的讨论大概由是可以告一段落。各方面的种种批评指正，谨承教，在此一并谢过。

脉 望

一九九九年

● 必要的角度 · 目录 ●

序言 1

辑一

花毯的探索者 5

希尼的创作 15

诗歌的纠正功用 21

信任诗歌 24

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路历程 28

从奥登的一首诗说起 50

蒙塔莱的艺术 55

怀疑和天真 64

一个时代的终结 69

最后一位现代主义者的现代观 74

歌德的智慧及其他 78

青年人·经验·苦练 92

本土与传统 95

● 必要的角度

“死亡没有形容词”	98
玛丽安·摩尔	103
作家口中开出的花朵	106
纽约诗派和奥哈拉	111
博尔赫斯的魅力	115
作家与政治	119
说吧, 纳博科夫	122
契诃夫的传人	128
卡弗论小说艺术	137
卡尔维诺: 文学的未来	141

辑二

译诗中的现代敏感	151
译诗中的非个性化与个性化	164
“恶化”与“欧化”	179
汉译与汉语的现实	190
在直译与意译之间作出抉择	207
一部失败的布罗茨基中译本	223

由帕斯论翻译想起的	237
翻译与中华文化	240
“运作”及其他	244
英语文体的变迁	247

辑三

人无人之境	263
从本土出发	273
边缘的声音	280
康夫的坦途	284
诗歌与文明	301
诗歌中的标点符号	309
诗歌音乐与诗歌中的音乐	312
论诗人的狭窄	316
作为过渡诗人的贝岭	320
王佐良的遗产	324
袁可嘉的贡献	328
冯至《十四行集》的生疏效果	332

● 序 言 ●

奥登说，他们那个时代的悲哀，是诗人写诗，养活不了自己，而要以谈诗、论诗来赚钱。他说，他没有一篇文章，不是应约做演说、写前言、写书评的结果，而他之所以答应，是因为他需要钱。

我写文章，也是因为我需要钱。不同的是，按照奥登的标准，我们这个时代更悲哀：我不仅无法靠写诗养活自己，还要做一个新闻翻译员和做一个批评家来养活我这个诗人。不过，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悲哀，我无暇去理会，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为自己悲哀，也不为我们这个时代悲哀。我写文章原为赚钱，但是慢慢地，我愈来愈认真，现在开始赔本了。这本评论集，就有不少文章，发表在没有稿费，或稿费低得跟没有差不多的刊物上，还有几篇尚未发表。这也意味着，我要写更多赚了钱就转身不相认的文章，来补贴那个认真起来的批评家。按照奥登的标准，这就更悲哀了。我自己倒觉得，从长远利益看，我还是很划算的。我原是一个很主观的人，写文章使我逐渐剔除主观情绪，不知不觉惠及我写诗，使我把自己磨练成一位对自己还算清醒的诗人。

而任何一位对自己还算清醒的写作者，对自己的书，都不会估价太高。我已出版过几本书，老实说我自己不敢重看。这样说来，出书还有什么意义？还是有的。艾略特一再表示，他不敢重看自己的文章，可是，他的文章

● 必要的角度

我一读再读，每次都像看侦探小说一样入迷。这样，我出书的理由也就成立了。至於读者买了这本书之后，是一读、再读，还是懒得去读，那要看这本书自己的运气。

作者，二〇〇〇年七月

●

辑一

●

100

100

100

花毯的探索者

加勒比海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由于其诗歌作品“具有伟大的光彩、历史的视野，是献身多种文化的结果”而在十月八日获得一九九二年诺贝尔文学奖。

沃尔科特这个名字对中文读者来说应该是很陌生的，但是细心的读者可能曾经在布罗茨基的一篇访谈中注意到这个名字。布罗茨基在一九八二年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曾说：“我在洛厄尔的葬礼上遇到德里克（沃尔科特）。洛厄尔曾把他的诗拿给我看，我印象极深。我一边读一边思忖：‘呵，又是一个卓越的诗人。’后来他的编辑送我一本他的诗集《另一种生命》，我被彻底震动了。我明白我们的面前站着一位巨人。在英国诗歌史上，他嘛，我可不可以说能与弥尔顿媲美？（笑）说得更准确些，我也许会把他排在弥尔顿和马洛之间，因为我特别考虑到他爱写诗剧和活泼的风格。他才气惊人。批评家想把他归类于西印度群岛的地方诗人。这是犯罪。他是我们身边最了不起的诗人。”

虽然不应把沃尔科特视为地方诗人，但却不能不提到他的背景——加勒比海或西印度群岛，因为这是他生活和诗歌的主要源泉，也是他获奖的原因之一。瑞典文学院说，沃尔科特“忠于三样东西——他所生活的加勒比海、英语和他的非洲祖先。”

这三样东西交织在沃尔科特身上，构成花毯式的复杂关系，而他一生都在探索这种关系，并通过诗歌和戏剧表现出来。

加勒比海的位置无论在地理上或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它既是三个大陆——欧洲、非洲和美洲的连接点，又是三种诗歌传统——英国、西非和北美的交叉点。

另一方面，这个地区又是一个种族混杂、宗教互渗的真正的大熔炉。仅以沃尔科特现在居住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共和国为例，在一百二十多万人口中，黑人占百分之四十三，印度人占百分之四十，余下百分之十七属于混种人、欧洲人、华人和阿拉伯人。居民中百分之三十四信奉天主教，百分之二十五信奉基督教新教，百分之二十五信奉印度教，百分之六信奉伊斯兰教。

沃尔科特本人也错综复杂，他具有欧洲和非洲血统。据说他的祖母和外祖母均为黑奴。祖父是荷兰人，外祖父则是英国人。他的家庭属于虔诚保守的卫理公会派，而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现已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圣卢西亚，则信奉法国天主教和伏都教；他是一个棕种人，并不是黑人，而圣卢西亚则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黑人；他是讲英语的，当地人则讲方言。他在自传体长诗《另一种生命》中说，自己是一个“被分割的孩子，生错肤色”。

沃尔科特自称从小就“迷恋”英国诗歌的风格，而英国诗歌是“有教养的殖民地居民”作为“活生生的语言”教给他的。他在长诗《“飞翔号”纵帆船》中写道：

我只不过是一个喜欢大海的红种黑人，
我受过良好的殖民地教育，
我身上有荷兰、黑人和英国血统，
所以我要么不是任何人，要么是一个民族。

在“良好的教育”中间夹着“殖民地”，在荷兰（白）和英国（白）中间夹着“黑人”，这种困境、这种矛盾、这种冲突，在沃尔科特的诗歌中是很典型的。困惑造就伟大的诗人，也造就伟大的诗歌。在沃尔科特那里，现代诗歌的一些重要技巧，例如反讽和悖论，与其说是苦学苦练出来的，不如说是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因为他的思想、生活和创作无处不充满这种似非而是似是而非的境况。

《远离非洲》一诗经常被引用，以说明沃尔科特紧张的内心矛盾。这是一首关于肯尼亚吉库尤族人举行“茅茅”起义运动的诗，他对起义中受害的黑人和白人都寄以无限同情。可是，他体内的黑白血液也开始猛烈作战：“可我如何/在这个非洲与我所爱的英语之间作出选择？/出卖两者，还是奉还它们给予的？/面对这样的屠杀我怎能冷静？/背弃非洲我又怎能生活？”

六十年代美洲的黑人运动也给加勒比海带来冲击。这时沃尔科特的黑白血液又激荡了。他反对黑人民族主义者关于创造民间文化的要求，也不同意左翼激进分子关于与城市无产阶级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的观点。他认为前者是倒退的，是一种旨在

创造虚有其表的民族文化的企图；又抨击“黑人权力”和马克思主义者赞颂文盲以及把外来的意识形态输进加勒比海。

沃尔科特后来移居特立尼达岛（又译千里达），多少与他上述观点有关——他已经不能见容于他所热爱的加勒比海了。他在《“飞翔号”纵帆船》一诗中通过叙述者透露他离开的原因：

现在我没有民族，只有想像力。
当权力倾斜到黑人那边，他们
也像白人那样不要我了。
白人牵起我的双手道歉：“历史”；
黑人则说我不够黑，不足以使他们骄傲。

其实，看了他的生平介绍，就可以知道他是一个自我放逐的诗人。先是在加勒比海范围内，然后越出该地区，进入北美。而这种自我放逐除了因为他的黑白血统使他无法融于当地社区之外，还因为这种血统所造成的身份危机使他不断追问自己——我是谁？“我要么不是任何人，要么是一个民族”，这句诗看上去颇具嘲弄意味，实则隐藏着巨大的痛苦和迷惑。

他目前在特立尼达岛与美国之间交替居住，这种生活也揭示了他的“分割”身份。不仅如此，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这个国家也具有这种特征。特立尼达岛是美洲大陆的延伸，它与应属于西印度群岛的多巴哥结成一个共和国。沃尔科特选择这个国